



侠骨情心

上



园村 / 著

◎ 华艺出版社

5

俠骨情心錄

園村 著

(上)

華藝出版社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回 何愁白马无知己 但求红袂有奇缘	(6)
第二回 失意西山人未语 伤心东土君已知	(38)
第三回 只知踏足七尺外 不觉涉身万里天	(52)
第四回 怒发冲冠千重悔 平心静气一笑间	(79)
第五回 不顾邂逅论真伪 哪管重逢辨是非	(118)
第六回 各有稟性双兄弟 独具义心二情人	(157)
第七回 英雄唯恐义举少 贼寇不嫌恶事多	(183)
第八回 痴情已做终不悔 怅意未决必先知	(227)
第九回 众心同携华夏义 孤胆独灭扶桑魂	(259)
第十回 如有心事说出易 若定诺言固守难	(297)

楔 子

十年踪迹踏红尘，
回首青山入梦频。
紫阁峥嵘怎及睡？
朱门虽贵不如贫。
愁闻剑戟扶危主，
闷听笙歌聒醉人。
携取旧书归旧隐，
野花啼鸟一般春。

作这首诗的人名叫陈抟，字图南，道号扶摇子，亳州人，生年不详，是北宋初期很有名的隐士，后世道家尊其为“老祖”。陈抟学识渊博，经史子集无所不通，尤尚诗文。此人经历过中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时期，自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先后隐居武当山和华山。公元 989 年，陈抟死于华山莲华峰下的张超谷中的一间石室里。确切年纪不清，后世有人说是一百三十八岁，也有人说是一百一十八岁，陈抟素有“睡仙”之号，有连续睡眠十日之举，因此诗中带有“紫阁峥嵘怎及睡”的句子，此人是五代至宋的一个传奇人物。

公元939年，是后晋天福四年。这一年的八月十五深夜，是个风高月爽的夜晚。在咸阳城外的公子桥边，三个血气方刚的汉子相对盘膝而坐，正在各自调理气息。他三人面额汗珠正点点渗出，面露疲惫之色。一个道家打扮的人正是陈抟；另一个衣着华丽的人叫段素顺，是大理国永昌王；还有一个高鼻深目的人名叫拉扎尔，绰号天竺大魔头，也有人叫他西域大魔头，本是天竺国人。这三人乃是当今天下武学顶尖的好手。陈抟师承衡山紫霄真人，紫霄真人自创一套上乘内功，名叫蜚龙心法，乃是当代武林绝学；段素顺自创的玄机铁指功力无比，也是当世独一无二的上乘武功；拉扎尔本是天竺国人，他的武功与中土大不相同，他练就一种名叫九式瑜珈功的功法，自成一家，当今武林再无第二人，更有一套奇特的拳法，名叫移闪手法，使得出神入化。拉扎尔早年来东土，最初在西域一带活动。他行侠仗义，劫富济贫，西域匪盗对其恨之入骨，称其西域大魔头。此后数年内，他终于受不了中华武功的诱惑，独自一人来到中原，遍访名师。又得知武当扶摇子和大理段王爷乃是当今武林顶尖的好手，于是相约在咸阳公子桥比武。他三人已比了三天两夜，今夜是第三个夜晚。前半夜三人轮流拆招，仍没分出胜负，却均已疲惫不堪，正各自打坐，调理血气。

子时已过，三人逐渐恢复了气力。只听陈抟道：“段王爷、魔兄，我三人已经连续鏖战三天两夜，尚未分出胜负，现下虽然各自恢复了气力，再斗下去，也多半是难分高低，依贫道之意，咱三人各自端坐，下盘不动，每人限发三招，倘若仍分不出高低，二十年后的今日在此重新比过，如何？”

拉扎尔笑道：“为何要二十年，明年不行么？”陈抟叹了口气，道：“蜚龙心法本是贫道的恩师紫霄真人所创。他老人家还没有完全传给我便离山而去，从此杳无音讯。没有二十年的功夫，贫道怕是悟不通它。”段素顺笑道：“道兄言之有理。也幸亏道兄对这套功法没有完全领会，否则我二人无论如何也决非对手。”陈抟道：“段王爷的

玄机铁指虽然尚未练成，却已十分了得，待练成之日，究竟鹿死谁手，谁又敢说？”拉扎尔笑道：“好极好极，在下本来对移闪手和九式瑜珈功均是一知半解，待到二十年后，兴许有所通晓，那时再重新比过，相信一定热闹得很。”

当下三人抽签捉对。首先由拉扎尔对段素顺，三人各自心里十分清楚：已经斗了三天两夜，尚未分出高低，这三招无非是象征性的结束之举。无论结果如何，也代表不了真实水平。习武之人均知：无论哪一派的武功，均是拳脚上的学问，有的重拳臂，有的重腿足，坐在地上比武，自然以手臂为主。拉扎尔的移闪手全靠奇特的步法称雄，坐在地上，其威力半点也使不出来。而段素顺的玄机铁指刚好以拳臂见长，两人形势相差悬殊，胜负不比便知。

当下只见段素顺左手横指，做了个虚势，右手直奔拉扎尔右肋点去。这一招正是玄机铁指中的“若彼空无”，本是极平常的一招。段素顺自知自己势强，对方势弱，是以这一招出手缓慢，意在以礼相待。拉扎尔心领神会，从容地拆了这一招。段素顺忽然右手向前切，左指去点拉扎尔左肋。这招是“为在为无”。段素顺出招极快，来势十分凌厉。拉扎尔不及躲闪，情急之下，左手格开段素顺左指，右掌与段素顺右掌相对，只听呼的一声，拉扎尔功力不济，被平推出数米之外，但下盘兀自不乱，却不能算输。段素顺双手在地上一点，盘膝腾空而起，欺到拉扎尔近前，右掌拍向拉扎尔前胸，左手两指直攻拉扎尔要穴。这一招叫“奢摩他路”，却是玄机铁指中极厉害的一招，加之段素顺使得精彩，拉扎尔眼见躲不开，又无力招架，当下双眼一闭，心想输就输了罢，索性端坐不动，任他来攻。

段素顺大惊失色，他这一招已使上七成力道，倘若拉扎尔出手去格，以他的功力，可将其化解成三成力道，至多也就是中掌倒地，却不至于受内伤。哪知拉扎尔竟不避不让，倘若这一指一掌拍上身去，拉扎尔必受内伤。当下段素顺心念如电，双手急忙收回，身体却控制不住向前撞去。拉扎尔见他蓦然收招，身体向自己撞来，一

惊之下，本能地出掌迎面一推，他唯恐伤了段素顺，因此只使了两成力道。只听呼地一声，段素顺身体平飞出去，啪地落在地上。

拉扎尔站起身来，正欲去扶。却见段素顺从容地站起身来，拍拍身上的尘土，笑着抱拳道：“魔兄果然好身手，段某认输了。”

拉扎尔这才省悟，原来段素顺紧急收招意在保护自己。当下脸一红，道：“段王爷承让了，其实真正赢得这一局的应该才是你对。”段素顺摆摆手，笑道：“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必认真？”当下重新盘膝而坐，调理血气。

随后是陈抟对拉扎尔。蜃龙心法本是紫霄真人所创的一门上乘武功。拉扎尔用他的九式瑜伽功和移闪手与陈抟拆了一天一夜，却没分出胜负，此时二人打坐较量，陈抟大大占了上风。当下拉扎尔使出浑身解数，三招过后，终于不敌，败下阵来。

最后一局是段素顺对陈抟。打坐比武，对他二人来讲是势均力敌，段素顺有前车之鉴，因此这一局格外小心。只见他右手捏了个诀，左手伸出两指直取陈抟璇玑穴，正是玄机铁指中的一招“无有是处”。他口中念道：“至别成闻声缘觉，及成外道，用攀缘心，为自性者……”他念得正是这一招的拳理。陈抟似懂非懂，极力去想。双手成掌，一掌去格，另一掌反攻对方，无意中竟拆了这一招。

段素顺乃是大理国永昌王，是大理开国皇帝段思平之侄，身尊位高。但此人生性喜武，因此与中原武林交往颇深。数年前，他在大理国遇见一个骠国（今缅甸）来的僧人。那僧人赠给他半部经书，没作任何解释，便从此杳无音讯。段素顺细读了读，却发现这是半部上乘的武功。当下爱不释手，练了几年，武功大进。但这套武功只有半部，其余的只好自己去悟，数年来，段素顺一直为这套武功绞尽脑汁。因这套武功招术奇特，有的看似简单，实则极难弄懂，而且以指法见长，因此段素顺给它起了个名，叫玄机铁指。

当下只听段素顺口中念道：“中心不述，非无所在，若在身者，在边非中，先体既轻，心应杂乱……”，双手成拳，自上而下去攻陈抟下盘，陈抟见对方来势凶猛，知道这一拳力道极大，当下不敢去

接，依段素顺刚才之法，双手点地，身体腾空而起，躲过了这一招。段素顺一拳走空，呼地砸在地上，砸出了一个大坑，当下抬起拳来，见手上沾了一个泥块，随手向陈抟一弹，小泥块哧地飞向陈抟，陈抟低头躲过，段素顺盘膝而起，右手伸指向陈抟点去，出手极快，正是那招“弄假成真”，陈抟躲闪不及，哧地中指倒地。段素顺口中念道：“物非体知，成敌两立，云何为中，中何为相，不外不中，俱无所在……”自己像想起什么，点了点头，自言自语道：“不错，正是如此。”当下上前拍了拍陈抟，已然解开了他的穴道。陈抟抱拳道：“段王爷的玄机铁指果然名不虚传，贫道认输了。”段素顺还了礼，道：“承让承让。”

三人经过三天三夜的大比武，终于结束。陈抟胜拉扎尔，拉扎尔胜段素顺；段素顺胜陈抟。三人比成平局，当下相约二十年后的八月十五在此重新比过。

此时已过午夜，圆月如盘，照得大地如同白昼。三人兴致正酣，当下进得城去。中秋佳节，城中酒肆依然热闹非凡，三人叫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开怀畅饮，谈吐投机，直至通宵达旦。

第 一 回

何愁白马无知己 但求红袂有奇缘

次日分别，三人各自起身上路。陈抟数月前做了武当派掌门，当下回山主事。拉扎尔去了汴京。段素顺余兴未尽，当下单人独骑信马由缰而去。此后遍访名山诸派，对中原武功有了深刻了解。这一走，不觉已在中原转了五年，到得 944 年，这时已是天福九年，这才离开中原，向南返回大理国。

这一日进入大理国，此时正是大理国文德七年。段氏家族刚刚建立大理国不久。大理国前身本是南诏，后被郑买嗣所灭，改为大长和，郑氏统治了几十年，后又被权臣杨干真夺去。段素顺的父亲段思明是杨干真手下的大将军，杨干真怕段思明权大谋反，便设计杀害了段思明。哪知这样一来，反而激怒了段氏家族，段思明的弟弟段思平、段思英、段思聪在大理城起兵，灭掉南诏，建立了大理国，段思平做了开国皇帝。

段素顺出走数年，对家人甚是想念。当下入宫去见皇叔。段思平闻讯大喜，忙宣段素顺进殿。双方行了君臣礼，叔侄二人相见自是分外高兴。

段思平笑道：“顺儿嗜爱武功，此乃我大理段氏家族的本色，不过你不要忘了，你身为大理国亲王，更要为江山社稷着想，要为朕多多分忧解难，成天一个人东游西逛，到像一个江湖侠客。”

段素顺急忙磕头，道：“怎么，皇叔不喜欢江湖侠客么？”段思平笑道：“那到不是，行侠仗义本是男子汉的本性。只是你要记住：一个人武功再好，力量终究是有限的，要想巩固江山，仅靠一身好武功又怎么能行。朕劝你以后多读些兵书，将来做个有雄才大略的人。你父亲是个很会带兵的人，朕希望你以后像他一样，辅佐朕一同治理天下。”段素顺恭恭敬敬地道：“侄臣谨遵皇叔教导。”

段思平又笑道：“顺儿，你已经老大不小了，整日迷恋武功，迟迟不考虑个人之事。昨天第那陀部落的大酋长又来提亲了。我段氏家族哪个不是三妻四妾、人丁兴旺，再说那大酋长的女儿生得一副美貌，倘若你同意，朕马上为你们完婚。”

段素顺满脸通红，忙道：“皇叔莫怪，侄臣正在苦心钻研玄机铁指，一时还忙不过来娶妻之事。”段思平嗔怒道：“又是武功，你总不能和武功过一辈子罢，朕限你一个月内找到意中人，否则朕将降旨，令你和那大酋长的女儿完婚，到时可由不得你选择了，去罢。”段素顺应了声是，恭恭敬敬退下。

出了皇宫，径自回到永昌王府。段素顺没妻室，因此府中只有些仆人，管家阿福闻讯后飞快过来见他。段素顺为人谦和，平日与阿福处得如亲兄弟一般，数年不见，自是非常想念。当下两人热烈地拥在一起，畅谈别情。阿福最是了解段素顺的性情，当下命人摆上酒席，府中一应仆人全部就坐。段素顺豪兴大发。三杯酒落肚，便打开了话匣子，讲起了中原之行的一些趣事。尤其是咸阳城外公子桥的那场大比武。讲得眉飞色舞，听得如醉如痴，不觉已是个个酩酊大醉，桌上盘杯狼藉。

次日早早起床，酒力已过，登时清醒，想起昨日进宫之事，心想：“皇叔逼我成亲，这可如何是好，日后有了老婆，天天有人纠缠，只怕再难以安安静静地练功了。”当下起身去院中踱步。心里想着玄机铁指，可满脑却是娶妻一事，一心不可二用，索性穿起衣服，招呼阿福，两人一起出了王府，信步向城外走去。

九月的深秋，黄河两岸已是秋风瑟瑟，大理国却依然温暖如春。

田里的农民为赶种冬稻正忙得不可开交。段素顺和阿福边走边瞧，看着这一派热闹的景象，心情豁然开朗。

两人边走边聊，不知不觉走出了数十里。中午时分，天气热了起来，虽然是九月末，可太阳依然十分毒辣，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

两人走得口干舌燥，来到一条小溪旁，溪水十分清静，溪旁是一片稻田，田中有人插秧，二女一男，却是一对老夫妻带着女儿一同劳动。那女儿手脚轻快，一边干活一边嘴里哼着小调，只听她唱道：“隔桑有阿，其叶有难。既见君了，其系如何？隔桑有阿，其叶有沃，既见君子，云何不乐……”那歌声婉婉，悦耳动听。

段素顺心中一动，知道她唱的是《诗经》中的一首名叫《隔桑》的歌，当下惊奇不已，自付：“一个农家女会唱《诗经》，这女子倒也不凡。”

阿福没注意他的神色，蹲下身，咕咚咕咚喝了几大口溪水，抬头笑道：“王爷，这水又清又甜，快来喝几口。”忽觉不妥，堂堂大理国永昌王弯腰曲躬地喝水多有不雅。当下高声向那老者道：“兀那老丈，可有饮水的碗么？借来一用。”

那老者闻言抬起头来，面带疑惑，道：“是谁在叫喊？”阿福道：“我家老爷口渴了，请借茶碗一用。”那老者指着地边的水壶道：“都在这儿呢，自己动手罢。”

阿福过去拿起碗一看，只见上面挂了一层黑黑的茶锈。当下嗔道：“这碗这么脏，怎么用？”那老者闻言一怔，冷笑道：“农家的物什，比不得财主家的金贵，嫌脏么，请自便好了。”

阿福大怒，道：“我家老爷乃是大理国永昌王爷，尔等口出不逊，莫非是想讨打么？”那老者微微一怔，脸色稍有缓和，道：“原来是王爷驾到，小人多有得罪。”当下躬身施礼。

那女儿起身道：“王爷又怎么样，你别狗仗人势，想使就使，不使就乖乖放着。”她抬起头来，正好与段素顺对面，映入段素顺眼中的是一张漂亮清秀的面孔。

阿福刚要发作，段素顺急忙阻住。他恭恭敬敬地道：“真对不起，

阿福不会说话，惹恼了你们，段某代他赔礼了。”当下躬身行了礼，那女子哼了一声，也不睬他，低头继续干活。

那老者受宠若惊，放下手中的活计，过来接过那碗道：“真对不起，王爷，您别看这碗黑乎乎的，这可是多年积下的茶锈，并不脏，用它饮茶，才是原汁原味。比城里茶馆的东西丝毫不逊色。”段素顺道：“是么，那就多谢了。”当下拿碗欲去溪中舀水。那老者忙拦住，道：“别别，这溪水虽然清爽，但毕竟是生水。”他从壶中斟了一碗茶，双手递给段素顺，道：“王爷若不嫌，请尝尝这个。”

段素顺双手接过，轻轻呷了一口，果然，一股清香扑鼻，直入肺腑。

段素顺大叫好茶，道：“此茶从何而来？”那老者道：“不过是自家栽种的罢了。”段素顺奇道：“咦，怎么这般清香？”那老者道：“煮茶的学问很大，一样的茶，用不同的方法，煮出来的味道也不同。要说起来那话就长了，老朽还要干活，就不打扰王爷了，有机会咱们再细聊。”当下转身欲走，段素顺忽然想起那女子吟唱的《诗经》，忙道：“老人家，您是汉人罢？”

那老者一怔，道：“王爷怎么知道？”段素顺指着田中那女子道：“这便是令爱么？”那老者道：“正是小女。”段素顺笑道：“《诗经》这一类的书只有大理皇族及王公贵臣家里才有人读，普通农家能吟唱的，不是汉人又是甚么？”那老者赞道：“王爷说得极是。”

段素顺抱拳道：“请问老人家尊姓大名？”那老者道：“小人毋昭裔，本是蜀国人，两年前刚来大理国。”他指着田里一老一少两个女人道：“这是贱内，这是小女莫丽塔，是我的养女，她可是地道的白蛮人。”

段素顺心中大奇，正欲再问，那老者微笑告辞，回田里干活去了。（按：毋昭裔本是五代时后蜀大臣，山西河津人。此人博学多才，高祖孟知祥时任御史中丞，后主孟昶时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累进左仆射、太子太师，官职相当不小。史书记载他好藏书、喜古文，精经术，著有《尔雅音略》。此人性格奇特，不知何故中途弃官出走，

本书依情节虚构。)

段素顺看着毋昭裔一家三口干活，心里涌起一股奇怪的思绪。他伫立了好半天，这才向阿福道：“我们走罢。”当下两人回到了城中。

次日早早起身出门，阿福上前询问，他只说出去走走，也不带阿福，一人出城而去。

他施展轻功，片刻间来到昨日小溪旁，只见田里空无一人，秧苗齐整整地插在地里。段素顺大生怅然之感，心想他们已经插完了秧。待到锄草时，少说也得十天半月的，当下闷闷不乐地往回走，脑中装满了莫丽塔的影子，怎么赶也赶不走。

回到王府，阿福早已备好饭菜等他，见他回来了，大为高兴，道：“你上哪去了，让我好找，快吃饭罢，饭都凉了。”

段素顺没精打采地道：“你们吃罢，不用管我。”当下一头钻进房中，关上门，盘膝打坐，本想运用内功，但心绪杂乱，脑海中时不时想起莫丽塔，赶也赶不走。

阿福感觉段素顺神情异样，偷偷扒门缝往里瞧，却见段素顺正在打坐练功。他知道段素顺在练功时从不许人打扰，当下悄悄命人收拾起碗盘，轻轻关上门，各自散去。

段素顺从清早一直坐到傍晚，不停地想着莫丽塔，练功的心思一点也没有。阿福命人把午饭做得丰盛点，摆在桌上等他，却久久不见他出来，众人心里犯疑，心想段王爷今日之举当真奇特，竟连中午饭也不吃了。却是谁也不敢去叫，一直等到饭菜全凉了，这才撤去。各人心里暗自纳闷，不知王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晚上段素顺胡乱吃了几口饭，早早躺下，却翻来覆去睡不着，心中想的还是莫丽塔，辗转反侧，直到天明。

次日清早，阿福惦记此事，亲自打来水，端到段素顺房中，侍候他洗漱。一见到段素顺，登时吓了一跳，只见他双目红肿，神情疲惫，当下忙道：“王爷，你……你好像一夜没睡？”段素顺对着镜子瞧了瞧，笑道：“没甚么，练功不小心累的。”

阿福心痛地说：“你昨天没怎么吃东西，又熬了通宵，再这么下

去怎么得了，练功也不能不要命呀，再这样下去，我要进宫找皇上告你的状。”

段素顺忙道：“别别，好阿福，我求你了，千万别去，皇叔正在逼我成亲，此时告我的状，岂不是火上浇油么？”

阿福一乐，道：“成亲不是好事么，咱永昌王府早该有个王妃了，却不知是哪家闺秀？”

段素顺苦笑道：“皇叔要我娶第那陀部大酋长的女儿，你说说，这可如何是好？”

阿福又气又乐，道：“这有何不好，我活这么大，还没听说谁为成亲之事发愁的，怎么？那女孩儿长得很丑么？”段素顺道：“我没见过，不过皇叔说她长得很美，料想不会错。”阿福松了口气，道：“那不更好么，你发甚么愁？”段素顺嗔道：“嫌好你去娶好了。”阿福一伸舌头，道：“乖乖我的妈，我们做奴才的哪有这么大的福分？”

段素顺叹了口气，道：“其实娶个老婆倒也不难，可要娶一个自己喜欢的女人却是极难。”当下又不自觉地想起莫丽塔，不禁神色黯然。

阿福见他神情认真，这才感觉事情的严肃性，想了想，道：“你若不喜欢那个大酋长的女儿，就去找皇上谈谈，皇上通情达理，说不定会理解你。”

段素顺道：“其实皇叔也是无可奈何之举，他倒没有太逼迫我，却限我一个月内找到个称心如意的女孩，否则就命我与那大酋长的女儿成亲。”

阿福道：“一个月的时间好像短了些，皇上以为找王妃像买套衣服那样简单么？”他灵机一动，道：“这样好不好，咱们去托朋友帮助物色，再让府中的人都出去找，就不信大理国找不到个让王爷满意的女孩儿。”

段素顺脸一沉，道：“胡说八道，那不成了永昌王选美了么？传说出去，百姓定会笑掉大牙，不把我段氏的脸丢尽了才怪。”阿福吓得一伸舌头，无可奈何地道：“那你说怎么办？”

段素顺忽然脸一红，道：“阿福，我倒想起一个人来，告诉你，你肯不肯帮忙？”阿福笑道：“这话说的，我高兴还来不及呢，为了你，我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何况是寻找王妃。”

段素顺道：“你先别问王妃长王妃短的，还不知人家许没许出去？”阿福一乐，道：“你说说看，是谁家的闺秀？”段素顺道：“莫丽塔。”阿福一愣，道：“莫丽塔是谁？”段素顺笑道：“你个记吃不记打的东西，就是那天骂你的那个女子，你怎么给忘了。”阿福一怔，随即恍然大悟，道：“是前天碰到的那个农家女么？”段素顺道：“正是。”

阿福脸色微变，道：“王爷，她只是个农家女，而你是大理国亲王，这门不当，户不对的，皇上会同意么？”段素顺道：“皇叔一直对我很信任，他是个明君，我想他是不会反对的。”阿福道：“即便如此，她也至多只能做偏妃，倘若做正室，别人会笑话你的。”段素顺一笑，道：“我段素顺向来不图虚名，谁想说甚么就让他去说好了。”他忽然笑道：“好哇，我明白了，一定是莫丽塔骂了你，你怀恨在心，才从中做梗，是不是？”阿福笑道：“倘若真是这样，我就是你的大媒人，莫丽塔若是谢我倒也罢了，倘若要报复我，日后可有的是机会。”两人哈哈大笑。

当下段素顺将昨天早上出去寻而不见之事说了。阿福笑道：“原来王爷有心事，这才不吃不喝，真不知道那个莫丽塔有甚么魅力，竟把你迷住，好罢，这事交给我去办，只要她不是神仙，明天下午我一准给你答复。”段素顺大喜，忙道：“好极好极，只是要注意保密，莫让别人知道了。”阿福笑道：“放心罢，这么多年，我几时给你丢过脸，再说这是正大光明的事，有甚么可藏藏掖掖的？”段素顺道：“事情还没有眉目，小心行事为妙。”阿福笑道：“就依你，我这就去。”当下告辞出门，扬长而去。

段素顺又喜又忧，在家里坐卧不安，一心想着阿福，甚么事也不干，一天之内不知向大门口走了多少趟，盼望阿福带来好消息。

当晚阿福没有回来，段素顺一夜没合眼，次日天明，他早早出

门等候，天大亮时，却见阿福风尘仆仆地赶回来。两人一见面，阿福神秘一笑，道：“跟我走。”当下二话不说，前面带路，段素顺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悄然跟在后面。

两人来到城北的一条小河边，左拐右拐，来到一群民宅旁。阿福指着一间茅草房对段素顺说：“喏，你的莫丽塔就住在这里，该做的我已经做了，剩下的事就看你自己了。”当下做了个鬼脸，笑着离开。

段素顺的心跳蓦地加快，怀里像揣着一头小鹿一般，他慢慢踱到茅屋近前，却见这是个干净整洁的小院，四周用竹子编织成的篱笆墙，院内有鸡笼、猪圈、鸭舍，布置得井井有条，门边一只大黄狗老远见到生人来，汪汪地吠起来。

只听茅屋门吱呀一声打开，一个身着白色衣裙的少女走出来，向黄狗呵道：“大黄，老实点。”那黄狗像是听懂了她的话，乖乖地回窝去了。那少女抬头看了看段素顺，微笑道：“相公，你找谁？”却不是莫丽塔是谁。

段素顺登时眼前一片眩晕，语无伦次地道：“莫……莫丽塔，你……你不认识我了么？”莫丽塔看了看他，面露茫然之色，细细一瞧，终于想了起来，蓦地脸一红，转身进屋去，道：“爹，来客人了，是找你的。”

屋里有人应了一声，当下只见毋昭裔满脸堆笑地走出来，见到段素顺，不由微微一怔，口中道：“不知王爷驾到，小人有失远迎，真是该死。”段素顺忙道：“不敢不敢。”当下被请进屋去。

只见茅屋虽然简陋，但却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书籍。毋昭裔博学多才，因此平日博览群书。段素顺环视一周，不由赞道：“老先生这里不像是个农庄，到像是个书斋。”毋昭裔谦逊道：“小人胡乱摆设的，到让王爷见笑了。”当下命妻女各自出来相见。

莫丽塔母女见过段素顺，随即退出，留下段素顺和毋昭裔交谈，毋昭裔见段素顺单人登门拜访，心中甚喜，也不去问他如何得知自己的住处，当下亲自煮茶待客，毋昭裔不仅学识渊博，煮茶的本领

也极佳，两人边喝茶边聊天，言谈倒也颇为投机。

闲聊了一阵，段素顺道：“毋老先生本是蜀国要臣，为何辞官不做，来此做个农夫呢？”

毋昭裔道：“说起来话就长了，小人本是蜀国开国功臣，早年追随先帝多年，与先帝乃是要好的朋友，先帝任太原尹时，小人在他手下任书记官。后来与他一同伐蜀，先帝做成都尹时，小人做梓州尹。那时庄宗李存勖已死，明宗李嗣源即位。李存勖是武皇李克用的长子，李嗣源是李克用的养子，两人虽无血缘关系，却有兄弟的名份。而先帝孟知祥乃是李克用的侄女婿，与李嗣源也是名义上的亲属。李嗣源称帝时，孟知祥正在做成都尹。那李嗣源本是个忠厚之人，而且是个很得民心的人。他的朋友极多，宿敌却极少，这一点和先帝孟知祥半点不差。他两人都是仁义厚德之人，但却暗中结了多少私怨，先帝之所以做了蜀帝，其实正因此事。”毋昭裔说到这里，忽然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段素顺登时纳罕，道：“甚么事让老先生这般好笑？”

毋昭裔道：“我们都老了，想起年轻时的事，倒像昨天刚刚发生一般。”

他给段素顺添了茶，接着讲了起来，道：“先帝年轻时，追随武皇李克用多年，是个难得的将才。而那李嗣源更是一员猛将，绰号李横冲，但凡他二人带兵打仗，多半都是凯旋而归。因此武皇十分器重他们两个。武皇的弟弟齐王李克让有个女儿名叫琼华，被封为公主。琼华公主生得十分美貌，李嗣源和先帝均暗喜欢上了她。武皇知道此事后，权衡了利弊，觉得李嗣源虽然是养子，但却是李家皇族之人，倘若偏袒李嗣源，唯恐群臣不服。于是下旨将琼华公主嫁给孟知祥为妻。李家本是突厥沙陀部人，李嗣源与琼华公主从小青梅竹马，相互之间感情颇深，倘若没有先帝孟知祥，两人定会成亲，为此李嗣源对武皇暗生不满之心，对先帝亦耿耿于怀。武皇驾崩后，李嗣源便着手谋反。同光四年，李嗣源起兵，庄宗李存勖被叛军将领郭从谦用箭射死，李嗣源终于做了皇帝。他派客省使李严